



某树、宁昼小说《古剑奇谭·琴心剑魄》:

类型文学中的人文关怀

□张 瑞

《古剑奇谭:琴心剑魄今何在》是由上海烛龙发行的系列角色扮演类电子游戏系列的第一部,2010年7月10日起在中国内地发售,2010年底销量达到50万张,成为国内单机游戏“三剑”之一。2012年,由某树、宁昼执笔,根据游戏剧情改写为小说《古剑奇谭·琴心剑魄》,2012年8月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同名电视剧《古剑奇谭》于2014年7月2日在湖南卫视首播,在CSM50城1-8月卫视及电视剧排名榜中位居第二。

这个从电子游戏中生发出来的故事,以其在广大受众中的高度影响力和接受度,横跨电子、网络、小说、影视及周边其他衍生品,成为当前不容忽视的跨媒介文化现象中颇具代表性的成功案例。仔细考察其原因,虽然各种媒体有其不同的魅力之处,但不难看出,游戏及由此生发的小说、电视剧中的剧情、人物设定中体现出富有情感美的人文关怀,是其成功必不可少的核心因素。本文中所称的《古剑奇谭》,是指包括游戏、小说、电视剧在内共享的基本叙事内容。

故事背景来自于中国古代神话。上古时期,祝融取瑞山之木制成三把琴,其中最爱凤来琴,并请女娲以法术为其赋形使成人身,名为太子长琴。后天界发生战争,太子长琴因祸致不周山倾塌,被毁去仙体,贬凡间令其投胎。因念故友在瑞山徘徊时,三魂七魄中的一魂三魄被人间铸剑师引入梵寂洞,后在紧急情况下又被人从梵寂洞中引出,封印在百里屠苏体内。太子长琴剩余的二魂三魄无法转世投胎,只能不断侵入人或动物的身体作为寓所,魂魄之力逐渐衰弱,直到最后一世成为名叫欧阳少恭之人。屠苏因身负剑灵,不断要控制它对自身意志的侵蚀,而少恭则认为上天惩罚不公,指望从屠苏体内引出魂魄,并想方设法寻找不死之术,逆天改命,不惜牺牲他人性命。在风晴雪、方兰生、襄铃等朋友的帮助下,经历种种坎坷,屠苏终于战胜了少恭,制止了他的疯狂之举,但也与少恭一同走向生命的终点。

适用于游戏的故事,注定要有正邪两派的争斗。在以往的游戏故事中,反派往往是天生邪恶的,而《古剑奇谭》中的反派却不同,是那个一开始性格温和沉静、重情优雅的太子长琴。反派与英雄都不过是普通的人,经过种种的人生际遇,成长为选择不同人生道路的人,并最终通过选择站在了彼此的对立面,为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作了明确的定性。特别有意思的是,这两个人同时共享太子长琴的三魂七魄,寓意故事中激烈的对立,其实发生在每个人自己的内心。

以“成长”为关键词,或许是国产仙侠类角色扮演游戏必然的选择。因为从游戏的角度来看,玩家最感兴趣的是怎样将一个江湖“菜鸟”一步步亲手训练成名震海内的英雄。从游戏剧情设计的角度讲,所谓主角的“成长”,就意味着必须随着玩家时间的消耗,人物的技能点数与战斗能力得到不断提升,具体来说,就是打怪级别越来越高,最终能够在结局处战胜终极反派。这个基本模式在中外角色扮演类游戏中已成通例。所以游戏意义上的“成长”在《古剑奇谭》中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令《古剑奇谭》中的“成长”具有特点的,是游戏剧情组根据自己的人生体验对“成长”这一概念内涵的丰富,使游戏中人物的“成长”与现实中年轻人自身的“成长”映照起来,成为通过游戏反观自己人生的一个契机。

比如故事当中的襄铃与方兰生这两个角色。这两人本是配角,一开始出场的时候都是不更事的孩子:襄铃是从小在森林里自由自在长大的一只小狐妖,方兰生是琴川富商家里被五个姐姐宠爱的最小的弟弟。两人虽然有不同点,但共性是天真、任性。在他们的心目中,长大就是能自由自在做自己想做的事,摆脱各种控制,达成自己的心愿。襄铃一厢情愿地希望跟着“屠苏哥哥”,而方兰生则为了逃婚离家出走,梦想着能像江湖侠客一样跟自己喜欢的人浪迹天涯。可是在漫长的旅途中,经历了各种情形之后,在风晴雪的对照下,襄铃逐渐意

识到,自己对“屠苏哥哥”的喜欢其实是一种对从小缺乏的“安全感”的追随,她并没有真正意识到屠苏的需要,也没有为了对方不惜付出一切。她渐渐明白了,爱不是占有,而是全心全意为对方考虑,肩负起爱的责任,随时为了对方无怨无悔的付出。等到她明白了这些,就已经能够为了兰生今后的幸福,忍着心痛、眼泪,笑着祝福兰生,并决然地离开。兰生也同样,在经历了许多之后,终于明白人不能只顾自己顺着心意去“得到”,还应该意识到自己的责任,有时候为了这份责任,就不得不放弃自己的追求。透过这两个人物的成长,不论是玩家、读者还是观众都能够产生深深的共鸣:无忧无虑的孩子终究要长大,面对现实,不管愿意不愿意,都要担负起人生注定的责任,勇敢地面对,而不是逃避,才是成长中最令人难忘的记忆。

如果说襄铃与兰生的成长体现在对责任的担当,那么主角欧阳少恭与百里屠苏的成长则体现在对生死的态度。《古剑奇谭》其实有一个唯物的世界观,与现实世界高度相似:所有的神仙、妖或人,哪怕是魂魄,都只是时间中有限的存在,生死是每个生命必须面对的问题。既然要面对,就必须做出选择,很多时候,这种选择关乎每个人内心中所提出的疑问,而人类自古以来对此就没有确切答案。剥去故事中被神话与传说渲染得瑰丽奇幻的外在情节,这一选择的核心问题其实是:面对人生的有限及其中不断的痛苦与折磨,你如何选择面对他与世界?

在《古剑奇谭》中,最令人动容的选择体现在反派欧阳少恭与英雄百里屠苏的不同取舍之间。欧阳少恭本是仙人太子长琴魂魄的一半,太子长琴当年温和沉静,但因犯错受到天界责罚被贬人间,同时又遭遇魂魄分离,在世间游离的一半魂魄无法转世,不得已使用背天理的“渡魂”之术,成为了故事中的欧阳少恭,同时又因所爱的蓬莱公主因天灾离他而去,使他逐渐仇恨“天命”,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改变“天命”、超越生死。在实现这一想法的过程中,他不顾及友情、亲情,不在意任何生灵,一心想利用他人

无辜的生命去复原已经在天灾中被毁的蓬莱岛,并将曾经的亲朋好友变为无生命的“焦冥”陪伴自己。他选择了为实现自己的愿望牺牲他人的利益。而同样具有太子长琴另一半魂魄的百里屠苏自小遭遇灭族之灾,在血泊中幸存下来,却不得不终日与体内的凶煞剑气相争,离群索居,被同门视为怪物,冤枉他杀害师弟。但他逐渐了解到自己的身世真相,明白了人终有一死之后,面对未来凶险未卜的短暂人生,他选择了为了能让身边认识与不认识的人平安地活下去,主动牺牲自己,借体内凶煞之气战胜了欧阳少恭,制止了他疯狂的伤害他人的举动,同时自己也在胜利后形神俱灭。

人生处处面临选择,每个人的生命都是有限的,在利益取舍的关头,在他与自我、个人与集体之间如何选择,是亘古以来每个人都会面临的问题。同时,由于《古剑奇谭》中对这一问题的呈现是以故事的方式展开,与以往游戏人物简单的非黑即白的面具化设定不同,反派的选择也有时间轴中逐渐生成的与现实人性相符的合理性,因此深深吸引了受众的关注与同情,调动了受众深入思考、探讨这一问题的热情。在百度《古剑奇谭》贴吧中,不论是游戏玩家,还是小说、电视剧的读者、观众,都不乏对反派人物欧阳少恭的同情者,有些年轻的网友甚至认为作者应该在故事的结尾处也给少恭一个重生的机会。这一现象充分说明《古剑奇谭》中对主角核心冲突——在有限的人生中如何选择价值的实现——是深入人心的。

叙事的本质,就在于用人物及其行动结果构成的情节,来表达叙事者对这个世界的认识与体验。艺术叙事不论其所采取的方式是电子游戏,文字还是活动的影像,不过是在普通叙事的基础上增加了美感与更加深刻的情感、更加深沉的人文关怀。也正是因为拥有了这一点,使《古剑奇谭》与许多单纯娱乐的游戏不同,具有了打动人心的效果,让受众在游戏通关、小说读毕、影像消失的一刻,不由自主地黯然神伤,思考更多关于人生的严肃问题。

■第六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评论

一部翻译作品的创造性

——评王家湘译著《有色人民——回忆录》

□罗选民

看小说

艾玛《远大的前程》
难以“得庇”的命运

短篇小说《远大的前程》(《江南》2014年第2期)中,双胞胎之一松和小柏的母亲没有名字,也不知道自己的生辰八字,13岁上被人贩子辗转卖到小竹村,14岁便懵懵懂懂做了母亲——这个悲惨的故事,因为充盈着蓬勃的母性和母爱,被艾玛写得温婉动人。

小松小柏满月时,父亲给了母亲10元钱,让她“去街上要”,其实,那就是放她走。可她却把钱给了算命先生李安世,算命先生告诉她,她的儿子这辈子“吉星高照、前程远大”,但“官煞稍重”,只要“父母双全”便可“得庇”。于是,她“像沉睡的人突然被叫醒”,意识到自己是“有两个儿子的人了”,便一路狂奔回到于家。冬去春来,小松、小柏的奶奶和父亲先后去世,勤劳善良的她用卖羊的钱买来“漆得油黑锃亮的棺材”,为他们体面地送了葬,凭着一己之力把兄弟俩养育成人,使他们长得“像健壮的牛犊”。为了“得庇”,她听从李安世的方法,让兄弟俩拜了门前的大樟树为干爹,“小松小柏又成了父母双全的人”。孩子们长大了,无论小竹村在她的眼里有多么好,也阻挡不了他们“去到又远又陌生的城市”。母亲买了手机,却依旧等不来他们的电话。她偶然看到的一个场景,揭开了“命运”那不可预料的狰狞面目:警察带着犯人前来指认现场,一个年轻人被这个杀人犯“牵牲口一样牵来杀了”。她一下子明白,单是叮嘱小松、小柏“不准卖肾、不准下井”和“收好身份证”这几句话,是远远无法庇佑他们“前程远大”的。

蔡东《我们的塔希提》
青春的骄傲与代价

蔡东的文字纯净典雅,有一种难得的从容、历练和沉稳。最可贵的是,她的写作祛除了各种“架势”和姿态。在当下,这样诚实自信的表达和诉说,已成为小说创作中的稀缺品质。

在蔡东的短篇小说《我们的塔希提》(《收获》2014年第5期)中,春丽、麦斯和高羽不约而同地遭遇了人生中“可能会延续很长时期的闷局”,这“闷局”与“成功”无关,也无关物质生活的匮乏,只是因为他们不满于既成的、被世人的眼光和观念规划的、“称斤论两”的人生。麦斯想要的是平稳的、“越走越窄”但却也“越走越僻静”的生活,她要的“奢华”仅仅是周二加个班、换取周五一整天的自由,由此“轻易地感受宁静和幸福”;春丽辞去公职南下深圳写作,只是不愿为他人的希望“按写好的剧本一集一集往下演”自己的人生;麦斯的丈夫高羽离家出走,“看了一天的水鸟和大雁,做了一天义工”,想要找到“把自己在世界上删除掉的快感”,在婚后一直上锁的抽屉里,锁着他的一台“小小的小,得让人心疼”的玩具望远镜……三个年轻人共同面对着那个“睿智英明、三韬六略,掌握了绝对真理”、又仿佛天谴一般冰冷的忠告:你一定会后悔的。他们表面上看去或保守或激烈或庸碌,却都试图逸出“旧、老套、熟腻”的生活常规,在不同层面上进行着不同程度的反抗和努力。面对这样的情感困局,小说无法给出光明圆满的结局:“我们的塔希提”也许依然遥远、原始、虚幻,却是令人向往的永远的“芳香的土地”。(刘凤阳)

小亨利·路易斯·盖茨是哈佛大学杜波伊斯人文学教授、美国黑人研究部门主任,他所著的《有色人民——回忆录》(Colored People: A Memoir)展示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的有色世界和风起云涌的民权运动的宏伟画卷,反映了作者少年时期既质疑传统的价值观又希望融入人群,珍惜社区、集体和家庭的心路历程,是一部充满正能量的文学作品。这部作品把文学和历史糅合在一块,具有厚重的沧桑感。同时,该作的叙事风格朴索但又不失敏锐和细腻,还不乏幽默,一举获得了《芝加哥论坛报》的“腹地奖”及“莉莲·史密斯奖”。

该作的中文译者王家湘是北京外国语大学的英语系教授,长期从事女性作家以及美国黑人作家的研究,译著有20余部。把一个学院派黑人作家的文学作品交给一位研究美国黑人文学的学院派译者来翻译,可以说是找到了最合适的人选。一切都是那么自然而然、顺理成章。

王家湘从事黑人文学研究和翻译几十年,在翻译中能够谙熟原著的文化背景和语言难点,很好地把握文体的风格,在句式和表达方式上尽量靠近原著,忠实而流畅地再现了原著的精神和内涵。翻译是否准确到位,通常可以用人物特征的翻译来衡量,火候不到的翻译往往留下突兀的痕迹,而成功的翻译则让人不觉得是在读译本,而是在读作品本身。让我们来比较一段原文和译文:

Carolyn had left three small children, two girls and a boy, and a huge custody bat-

tle was about to erupt between her sister, Jane, and her five-time husband Ernie. That is the liveliest nigger on earth. Uncle Bill had said. He did lie a lot. There was the time that he unveiled all the trophies he had won in his hometown in Ohio, where he had been a great athlete. How impressed everybody had been—until the man who owned the local trophy store asked Uncle Bob just what Ernie was going to do with all those awards he had bought. (P76)

卡罗琳留下了三个很小的孩子,两个女儿、一个儿子,一场巨大的监护权官司即将在她姐姐简和她花言巧语的丈夫厄尔尼之间展开。比尔姑父说过,那是世界上最谎言连篇的黑鬼。他确实撒了不少谎。有一次,他展示了他在俄亥俄州老家获得的所有奖品,他在那儿是个伟大的运动员。给大家的印象太深刻了——直到我们当地奖品店的老板问鲍勃伯父,到底厄尔尼要拿他买的那么多奖品做什么用。(P64)

原文由5个英文句子构成,中译文亦同,可谓是地地道道字从句比的翻译。然而,两种文字的转换并没有给译文留下间隙或生硬的痕迹,一切都那么自然。译文就像给外国电影演员配音,不但做到了语言铿锵有力,而且还做到了与演员的嘴型吻合。要做到这一点,是需要下功夫的。王家湘的翻译就达到了这样的效果。如果不是因为译文中不时出现外国人名的话,读者会觉得是在听一段发生在身边的故事。

该段叙述的最后一句说明大家都被厄尔尼骗过,而且是被深深地骗过。就这样,译者以不经意的方式再现了马克·吐温式的幽默。客观地说,译文很好地表现了人物的鲜明特征。

让我们再看看译者是如何保持原作风格的:

As I said, there's just not a lot to do in a small town. And most people there never did mind too much about fornication as a sin, or getting pregnant out of wedlock. Which is not to say that everyone had a healthy, or satisfying, sex life. It is only to say that just about everyone seemed to be sleeping with somebody, or at least that just about everyone spent lots and lots of time talking about sleeping with somebody. (P57)

如我所说,在一个小镇子里,就是没有很多可干的事情。那里的大多数人对通奸从来就不在意,没有看作是罪恶的事情,也不在意婚外怀孕。这并不是说每个人都健康或满意的性生活,只是说几乎每个人似乎都和某个人睡觉,或者至少每个人都把大量的时间花在谈论和别人睡觉的事情上。(P48-49)

通过细读译文和比较原文,我们可以发现,译者尽量靠近原文的风格,不修饰、不超越,力争做到恰如其分。作者不会将黑人直来直去的话语翻译成温尔文雅的白人话语,口头语也绝不会翻译成文绉绉的书面语。除了衔接性强、语气通贯外,译文还保持了原文的句式。

■短评

俗中有妙趣

——读蔡世平的《南园词》 □王久辛

魂萦绕是也。

心灵化并不是一个名词、一个概念、一个口号,而是一个创作心理的自然活动。推动这个活动的是诗人对生活的发现以及表达的欲望。更直白地说,还是关乎那个永远绕不过去的情感问题。所谓的长歌当哭、喜极而泣、悲从中来、乐极生悲,不都是大悲悯、大悲辛造就的大志向、大气象吗?

在《南园词》里,蔡世平多次写到泥巴、泥土、厚土,以及土地之上的荷塘、绿柳等。他用词胆大心细,时而粗野强悍,时而文雅温婉,皆源于大俗而雅之妙。“乡里汉,城中住久,亲昵还是泥巴。”人大都市多年了,不用“先生”、不用“雅士”,独用一个“汉”,乡野称谓,突兀而打眼,却与身世血脉相连。之后的“泥巴”则把“亲昵”推向极致,入骨进髓,令人叫绝。大俗大雅,其中的关键仍然是那个有关泥土、有关心灵之间转换的问题。也就是说,哪怕你要写一块泥巴,也要让它进入心灵,进入你的情感深处,所谓梦

为什么说是“蓝雨”呢?梦里的雨当然可以是蓝色的,也可以是绿的、红的、黄的,但是他要的是深情的蓝,是他心里的蓝,他要赋予梦一种情愫,好使最后一句更加富有情感的冲击力——“醒来虫嚷妈妈”。这里暗示的便是那个蓝色的梦,蓝色的梦就是小虫的梦。诗人微,情丝弥漫,视通万物。小虫连同世界,一句动古今,令人豁然心亮。大就是小,小就是大,大小之间瞬间转换,让人心悦诚服。

大悲悯与大悲辛,是一个词人需要具备的秉性,特别是对亲人、对故土、对世界的悲悯情怀与由此而升华的情感的极致获得,那才是最重要的。有些诗词作品存在一定的感情问题,

特点和用词的特点,尽量使用平凡而实在的词汇,重复使用中心词,如“性生活”、“睡觉”。这样的语言风格才能真实地向读者展示黑人的文化,还原他们真实的生活画面。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译者属于学院派,但她的翻译并不死板,必要时,译者会根据原文的语境,让翻译达到功能对等,这尤其表现在标题翻译之中,其中不少是根据章节的意义来处理的,译文标题题到了提纲挈领的效果。如第四部分的标题“Saved”被翻译成“得到拯救”,这是根据下文的宗教内容来决定的。第11章的英文标题“Change of Life”,出于对语篇的考虑,被译成了“更年期”。在该章节中,作者围绕女人的更年期(menopause)对生活产生的影响展开了描述。所以,将这个标题依原文翻译成“改变生活”,不如译成“更年期”更贴切、更忠实,也更符合中国读者的期待。标题是对整个章节内容的概括,此时,作者是根据章节的意义在语篇层面上进行翻译。这种做法在小说、电影翻译中亦很常见。

我们也看过一些出版社近几年出版的大部头译著,有的原本系文学名著,但译者略显青涩,语言能力还有待提高。《有色人民——回忆录》算不上大部头的译作,语言并不因艰涩而难译,但要做到如译者一样紧扣原文,谙熟当地的社会与文化,做到语言通顺、风格相近、可读性强,也并非易事一桩。王家湘研究和翻译美国黑人文学几十年如一日,她的翻译作品获奖是对她最大的肯定,也是对文学翻译创造性的认同。

作者虽然是泪流满面地写出来的,但问题是文字里没有悲悯,更没有悲辛。这些作者所面对的困境,也许不是心灵的问题,而是对生活的深入与对诗词技艺的娴熟掌握运用的问题。

当下古体诗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诗词技艺不过关,以为情感真了就可以写出千古名篇来,实乃大谬也。古体诗词的创作,表面看来似乎并不存在形式的创新问题,因为形式早就固定下来了。有人说,“古体诗词”的说法不准确,应该叫“新格律诗”。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在我看来,正是因为形式固定了,对语言与词语的新要求才更加严格。

蔡世平的《南园词》让我时时感慨他的出语不凡与用词之精妙。如“数点星声,几多萤语,晚蛙题句南塘。”星星有发声的吗?流萤有言语的吗?夜里叫唤的青蛙会跳到南塘的荷叶上为夜色题词吗?然而,对有心灵慧智的诗人来说,只要情人胸臆,象人心灵,万物之间便都可以拟人而发声、发言,挥笔便妙文可得,进而成为有灵魂、有情感,可以眉来眼去、呢喃细语的有情之万物了。其中之大妙,就在这人与万物的参悟之中。

链接

作者简介:

某树:本名邵芸,上海烛龙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企划总监,任网络游戏《古剑奇谭·琴心剑魄今何在》剧情设计、小说《古剑奇谭·琴心剑魄》故事设计。

宁昼:小说《古剑奇谭·琴心剑魄》执笔。曾任幻想类月刊《幻想1+1》文学编辑、幻想言情志《流光纪》主编、幻想类月刊《九州志》版权总监。担任北京九州天辰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著有作品《九州萤火》。

网友评论:

整个故事,其实也就是在说舍与得的取舍。大家都在其中纠结,屠苏也想和晴雪远走天涯、行侠仗义吧?但是他不能,他只有舍弃自己的生命来拯救苍生,兰生何尝不想和自己心爱的襄铃在一起?但是他不能,只有在今生完成前世的未了缘,将这一魂一魄还给主人。

——网友大白牙狂热《我愿意代替他的双眼》

(少恭自分魂之日起,就当顺其自然而灰飞烟灭)……之所以不肯如此,一定要受尽苦痛选择夺取他人性命来渡魂,必是因此时的心中已经深种怨念。种孽因,得孽果,他选择渡魂,就必须承受由此而来的孤独和痛苦。怨念不泯,只能是这样的结局。

——网友魔圆和小炎《观〈古剑〉》

“人活着,不能只顾自己开心,还有许多东西比这更加重要,像是责任,像是担当。”</p